

无处不在的琐碎庸常

——读曹寇中篇小说集《金链汉子之歌》

■ 易 扬



《金链汉子之歌》
曹 寇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样,走进虚构故事里,站到了虚构主人公身边,体会着评论家陈晓明所说的那种曹寇式的“无聊现实主义”。

“死亡”是书中三篇小说共有的情节要素,无论是李健、代天云还是葛珊珊的死,几乎都贯穿了小说叙事的始终,成为支撑故事发展的主线。既然都是非正常死亡,自然也就兼具了偶然性和戏剧性,比如代天云似乎原本命不该死,但最终他还是死了,就因为杀人者顺手牵走了他的手机;比如李健的过失杀人本来

只需要坐几年牢,可偏偏受害人挑了个大桥合龙的好日子,哭闹到了剪彩的首长那边;又比如葛珊珊被一群路人暴揍而死,原因不仅仅是群众对于她是人贩子的错误预估,更重要的竟然还是她的其貌不扬。然而,曹寇似乎无心渲染死亡之惨烈,也无心以偶然性来诠释结果之必然,他既不像余华以走向死亡的过程来铺陈人性的张力,也不像苏童把死亡讲述得好像一场必然而至的仪式,而是出人意料地将一切冲突和意外潜藏在了纸浆之中。对曹寇来说,无论是追溯死因还是追踪死亡,都不是为了重现真相、弥补未知,而是和他记叙生者的吃饭睡觉一样,目的都是为了展现平庸繁杂无奈,只不过对于死亡的猎奇更容易把那帮零余无聊的人们集聚到一起,便于集中曝晒罢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,虽然小说中的一群虚构人物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性格缺陷,但曹寇似乎从来都没有把他们隔绝在自己之外,就像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的那样,有时在家门口无聊闲逛,无论是看到来去匆匆的行人,听到口音复杂的争吵谩骂,还是和街头混混打了一架,都会有种自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,“觉得世界本来就是如

此”。这么说来,曹寇的小说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展现我们每个人庸常、琐碎、粗鄙的日常生活罢了,至于说要上升到道德批判和人性剖析的高度,估计他还真没这点想法。

有次接受媒体采访,谈及给小说人物起名的问题时,曹寇说:“名字真的不重要,费劲起名字的作家在我看来都很傻。”话虽如此,但我们还真不能说曹寇对那些人物的命名就都是随心所欲、信手拈来的。在《金链汉子之歌》中,人物的姓名大概分为两类,一类是王奎、张亮、葛珊珊、张明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名字,另一类就是赵志明、朱庆和这些曹寇身边作家朋友的真名。一方面,曹寇让拥有最为日常姓名的人物来从事中年警察、传单发放员、鱼塘承包商、小学代课老师这些最为基层的职业,涉足打架斗殴、街头围观、跟风使坏、迎合吹捧这些最为见怪不怪的生活,必定是最本真也最为合宜的,曹寇在纸上记述他们的故事,其实是在关涉着那些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王奎、张亮、葛珊珊、张明;另一方面,曹寇让真实的姓名和虚构的姓名同台纠缠,当然也是他为了模糊虚构和真实所设下的另一重暗示。

《华裔美国英语诗歌研究》为什么重要?

■ 苏少伟



《华裔美国英语诗歌研究》
宋 阳著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
华裔美国诗歌研究界一直以来有一个尴尬的现实:即有研究论文、相关译作,却没有研究专著。而今,随着《华裔美国英语诗歌研究》这一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版,对华裔美国诗歌研究算是有了一个初步交代。更重要的是,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具有“开先河”的文学史意义。

华裔美国诗歌,可以说即使不比用“纯正”英语写作的诗歌更难懂、难解读,至少也不亚于后者。原因就在于华裔美国诗歌歌词表达的丰富性,如方言(粤语等)、佛家语、用典,等等。这样的语词网络,交织成张力极大的艺术文本,显示了跨文化、跨语言的视域及深度。因此,华裔美国诗歌是一个复杂而有内涵的语言系统。

但对这样一个系统,一般的研究者总是力图从“外部”检视它:相关论述离不开种族冲突、家庭矛盾、社会环境等研究范畴。这些研究视角确实有一定意义,然而有固化于“意识形态”之忧。然而,宋阳的这部著作却真正“从文本到文本”,在文本内部窥视作品的艺术美感。这显示出作者在研究方向上的独到之处。在书中,语言符码、诗歌节奏、诗歌画面、诗歌文字美感、意象构造这几个部分的讨论构成了重头戏,是切切实实地对诗歌艺术的探讨。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之眼,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论述很细微,甚至包括字母的大小写、文字的正体斜体之别都给予重视,从中解读出独特的艺术韵味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并不能说这些完全是宋阳“绝对原创”的东西。比如,意象构造这一方面,作者细分了“食物意象”等。作者肯定看过黄秀玲的《从必需到奢侈——解读亚裔美国文学》中对亚裔小说作品的相关阐释,并借鉴了其中的研究方法。不过,难得的是,作者又有深化,其所论述的“打边炉”意象、柿子意象等已经具有独立的判断、议论了。这提醒研究者一个问题: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具有整体的融通性,某些文类研究(如小说)的研究方法对诗歌研究等具有启发意义。这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点。

当然,华裔美国诗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,非其他文类可比。表现之一即为图像诗。作者引入了新颖的图像理论,挖掘华裔美国诗歌文字与图像之间所构成的艺术美感,使得熟悉华裔美国诗歌的人都会为之耳目一新。

雅俗共赏 亦庄亦谐

——读胡军生长篇获奖小说《套牢》

■ 赵 军

《莽原》2017 年度文学奖揭晓,胡军生的《套牢》荣获长篇小说奖。近日,捧读该长篇,一边读一边笑,兴味盎然;一边想象一边思考,触动心灵。真可谓刻画入木三分,气象云波诡谲,语言自成一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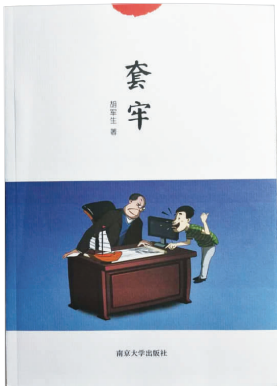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当今中国版的“于连”形象。文学硕士钱东平由县级市文联主席借调到地委办公室综合科,目睹了职场的钩心斗角,机关同事的种种面目和心态,在师兄的点拨下,体验到了“雅贿”的怪异和神奇。在一个又一个圈套中,他被牢牢套住。在这种进退失据的情况下,他设法转战商场——在一家证券公司做总经理助理。他踌躇满志地想干一番事业,没想到这家证券公司也是一个又一个圈套,套牢股民、套牢官员、套牢对手。更没有想到的是,所谓的爱情婚姻也是一个个圈套。在这么多的圈套中,“套牢”的又岂止是一个小小的钱东平?

小说的成功关键在于细节,比如阿 Q 的“儿子打老子”,祥林嫂“眼珠间或一轮表明她还是个

活物”,葛朗台忽地跃起“像老虎捕食一般扑向梳妆匣”等等。而胡军生的细节刻画不仅形象鲜明,而且幽默诙谐,灵动又充满趣味。

印象最深的是“电梯事件”。地委领导和副秘书长都在 15 楼办公,钱东平在 13 楼。有一天上午,钱东平在 1 楼进电梯前刚好碰到地委领导和副秘书长也要乘电梯。进电梯后,钱东平先帮两位领导按了 15 楼的按钮,然后又顺手按了自己所在的 13 楼的按钮。

没想到,当天下午,钱东平就被梅主任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通:你帮领导按电梯没错,问题是你还是没能做到最科学。你不该顺手也按了自己的楼层,你想想,电梯到了 13 楼,门开了你出去了,当门再关上领导才能继续往上走,门这么一开一关,10 秒钟就过去了,领导的 10 秒钟就被你耽误了。钱东平说:“那我以后,就只帮领导按电梯,等领导到了 15 层出了电梯,我再按自己的电梯回我的 13 楼,这样行吗?”这样也不行!你若到了 15 楼再按 13 楼,说不定电梯又往更高的楼层走,你想尽快返回 13



《套牢》
胡军生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楼的可能性就很小。这样一来,你虽然替领导节省了时间,却浪费了自己的时间,只是单赢而不是双赢。再说,你一直跟着领导从 1 楼到 15 楼,你以为领导就那么待见你,你会打断领导的思路的。万一领导在电梯里忽然有私密电话打进来,领导当着你的面是接还是不接?

“那最科学的方案该怎样做呢?”梅主任笑笑:当电梯运行到 13 楼和 15 楼之间时你及时出手按 13 楼的按钮,就能保证电梯既不在 13 楼停靠又能在抵达 15

楼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返回 13 楼。“还有吗?”还有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,仇人眼里出狗屎,你自己掂量吧,远远地看见领导也要进电梯了,自己是先躲一边,还是一起进去?这个情节真是妙绝,令人过目不忘。

小说的语言更是作家个性的体现。胡军生的语言融雅俗于一炉,集才子与里人共一体。比如,“既憋不住尿又憋不住话,那叫幼稚;虽憋得住尿而憋不住话,那叫年轻;既憋得住尿又憋得住话,那叫成熟;虽憋得住话而憋不住尿,那叫衰老。”“她虽然喜欢爱情诗的凄美,却不喜欢自己拥有一份凄美的爱情。”像这样的妙语俯拾皆是,让人忍俊不已。“壬辰开纬,降帐始奏弦歌,为往圣继绝学,为诸生释疑惑,六十年来先生老矣;白发回首,杏坛遍哺新芽,由格致而诚正,由修齐而治平,一甲子间小子斐然。”钱东平送给老师的对联也真是雅极。“天生万物,贤乃国之宝;人分九品,儒为席上珍。千载奇逢,书中结良友;一家活宝,门内产贤郎。”文中像这样的诗词歌赋也比比皆是,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之美巧妙地融入

到文本之中,真乃大手笔。

评论家汪政说,该书多维度、广范围、深层次地描绘了一幅职场商场文艺界的众生图,宏大叙事,具体而微,情节跌宕,款款吐玉。笔者也深以为然。